

第一章 藥娘山撿來的人

景升三十年暮春，海州連日陰雨，直到今天一早才從厚雲裡透出日光，榮安堂的門才開了一半，任海川便把一張欠帳單攤在櫃上，用鎮紙壓得平平整整。

「姊，今日我去收這筆錢，東街不遠來回不到半個時辰，午飯前還能回來幫忙。」任海音正替祖父盛粥，聞言往櫃上一瞥，碗先擱下了，「你上回也是這麼說，結果錢沒收著，倒替人家看了半日攤子，還帶回兩條裂口的瓜。」

「瓜又不是不能吃。」任海川按住帳單，「這回我不坐下，他留不住我。」櫃後的任老爺子戴著花鏡，正在挑揀藥材，聽得笑出聲來，「他若說家裡沒米，你不只坐下怕還要跑回來，問你姊姊能不能先借他半斗米。」

任海川被說中了心事，索性把帳單往懷裡一塞，「那也得去問問，不能他不來，咱們便當忘了。祖父不是說帳目要清楚人情另外算？」

「這句倒記得牢。」任海音把粥碗遞給他，「先吃飯，吃完我有件更要緊的事交給你。」

任海川接碗的手頓了一下，兩隻眼睛已經亮了。

她忍住笑，又把另一碗端到祖父手邊。「昨日送來的藥您看過了？若是不成，我待會兒順路退回去，免得壓在咱們手裡。」

任老爺子拈起一片藥材，放在掌中給她看，切面發暗，指頭一捏，竟簌簌落下一層碎末，「受過潮又急著烘乾，價錢比上個月多兩成，東西卻差了，不退留著做什麼？」

「我跟他說今日給答覆，他倒先催起銀子，怕是早知道您不肯收。」

「只退貨，別與人爭論。」老人將藥放回包藥紙上，「那些山頭如今歸了大藥商，往後還得往來。」

任海音把兩包藥重新紮好，特地將原先的封紙壓在繩結下，「我又不是去罵街，哪一包、多少分量，都當著他的面說清楚，省得回頭怪咱們調換。」

這兩年海州的天氣像跟人過不去，旱時田裡裂縫，雨來又連下不停。藥材收得少，城外幾片藥山偏又被大藥商包去，小鋪子只能跟著他們開的價拿貨。

任家原還有些積蓄，如今櫃上藥不能斷，賒出去的錢卻收不齊，連屋後漏雨的瓦也只補了一半。

任海川喝完粥，先把自己的碗洗了，這才回到姊姊跟前，「更要緊的事呢？妳別又叫我守著曬匾，曬匾不會長腳，我都看它好幾日了。」

「不長腳，可是會淋雨。」她指了指後院，「今日若曬得好，這批藥就能入櫃，少向外頭買一回。」

「那妳把竹篩給我，我替祖父把碎末篩出來，不能整日曬還得翻，這個我也會。」任海音終於笑了，將掛在壁上的小竹篩拿下來，塞進他懷裡，「成，後院交給你，只是祖父說該收便收，別為了多曬一會兒跟天上的雲講道理。」

任海川抱住竹篩，又看見門邊已收拾妥當的背簍，笑意淡了些，「妳今日真要上山？前日那場雨這麼大，石階都長青苔了，我陪妳去，兩個人好拿東西。」

「你跟著去，祖父便得一邊看診一邊顧藥，咱們三個總不能全在山上等客人。」

她說著蹲到背簍前，檢查藥鋤與繩子，籬底墊了舊麻布，一側別著水囊和小布包，都是她上山慣帶的東西。

「我只走南坡熟悉的路，日光落下前一定回來，遇著不好走的地方，我就回頭不逞強。」

任老爺子將花鏡摘下來望了望街外，連陰了幾日的天總算晴了，瓦簷還掛著水，日光已照到對門牆上。

「昨日有樵夫來抓藥，說南坡石徑還好，往上可別走，若起了霧，就到廢棄的舊藥寮等一等。」

「知道，那裡的灶還能用，上回我去看過，屋頂只有靠門的一角漏雨。」

「我讓妳避雨，不是讓妳去修屋頂。」老人把一小卷細布塞進布包，「這個也帶上。」

任海音接過來，嘴角忍不住彎起，採藥這件事她與祖父已做慣，臨出門前卻總還有幾句話要叮嚀。

兩年前那場重病之後，她睜眼看見的便是這間藥鋪，如今哪格抽屜卡手，哪扇窗遇風會響，她比誰都清楚。

「祖父，午飯別拿醃菜湊合，灶邊有蛋，我回來若看見還在，就算您偷偷欠我的。」

「聽聽，一早出門先來管我。」任老爺子轉向孫兒，「往後你娶媳婦，可別尋這樣厲害的。」

任海川看看祖父，又看看姊姊，回答得十分謹慎，「那得等我長大再說，眼下咱們的飯是姊姊做的，我覺得厲害一點也挺好。」

任海音拿起背簍，在他額前虛點了一下，沒有碰著，「少替自己討巧，鍋裡還有粥，餓了便熱來吃，別把買紙墨的錢又拿去買糖。」

她走出門時，任海川追到門檻邊，壓低聲音叫住她，「姊，那張欠帳單我先收著，今日不去，妳早些回來，我替妳把藥根上的泥刷乾淨。」

街上已有挑擔叫賣的人，蒸籠的熱氣從巷口浮起，任海音回頭答應了他，才朝晨光裡走去。

她先繞到藥行退貨，夥計接過藥包，還想說烘得乾些更好保存，話未說完她已把原封的包藥紙攤在櫃上。

「你拿一片給坐堂先生瞧瞧，若他也說好，我便回去請祖父來。兩位老人家，總能說明白。」

夥計朝內堂瞥了一眼，將藥包收了，卻不肯在送貨單上畫掉這筆，「掌櫃還沒來，姑娘留個話，等他來了，我自會稟明。咱們往來這麼久，何必急在這一刻？」

「正因為往來久，我才不讓你為難。你寫明收回兩包就好，價錢的事等掌櫃來定。」她將筆推到他手邊，自己站著不動。夥計沒法子，只得寫了，她仔細看過，才折好收進袖裡。

出了藥行，她在街口買了個炊餅，請攤主少放鹽菜，多出來的兩枚銅錢，她留著買弟弟要練字的白紙。

「姑娘又去採藥？」攤主替她包好餅，「晌午前若起風，便早些回來，這天還沒

完全放晴。」

「我帶了斗笠，真下雨就躲一躲，您今日收攤也早些，省得炭火又淋濕了。」
往城南的路人聲漸漸清靜，過了田埂，青綠的山坡便近了，任海音將袖口束緊，
踩著向陽的石階上山。
南坡低處沒有被圈走，只是好採的藥也少，她沿著樹根找了一陣，籬裡有了幾把
青草，日光已升到頭頂。

隔著一道山脊，沈懷璟勒住了馬。

前方是通往海州的岔路，路邊停著一輛斷了車軸的貨車，兩個漢子蹲在車旁，聽見馬蹄聲，抬頭便招手，「幾位行行好，幫著搭把手，這一車貨壓在這裡，再不挪開，後頭誰也別想過。」

周驍放慢馬速，沒有立刻上前。出京以來已遇過截殺，這一路，他們連投宿都不敢大意，「要搭手，去前頭村子叫人便是，你們守著岔路，倒像知道有人會從這兒過。」

蹲在車前的漢子陪笑，指了指鬆軟的路面，「爺說笑了，昨夜雨大，車陷進去，咱們搬了一早上才弄出來，哪裡還有氣力去叫人？」

沈懷璟的目光掃過車輪，手仍穩穩放在韁上，「車陷在泥裡，鞋倒乾淨，你們搬車是只用手不用腳？」

那人臉上的笑意未及收去，沈懷璟已抽刀斬向左側，竹叢裡探出的長矛被他一刀撥開，驚馬揚蹄，帶起一片泥水。

「往回走！」周驍拔刀護住身後的兩名親衛，「別在車前停住，兩邊都有人！」
來路也響起了馬蹄聲，攔在後頭的人沒有呼喝，只將路口封死，連退到哪塊平地都事先算好了。

沈懷璟看了一眼右側的斜坡，坡下有條淺溝，對岸是林子，騎馬不能並行，卻比夾在路中好，「從右邊下去，別擠在一處，出了林子往南，照原先說的會合。」
周驍替親衛擋開一刀，邊退邊問道：「大人，那您的馬呢？這坡下去，馬未必上得來。」

「人上得來就成，你領他們過溝，我斷後，到了對岸別停。」

幾人棄馬下坡，濺起的泥漿遮住了追兵視線，周驍先躍過水溝，接住險些滑倒的親衛，回身便看見對岸又有人鑽出竹林。

這不是臨時起意的截殺，連他們可能退往哪裡，對方都有人守著。

沈懷璟將追近的人逼退，腰側卻被另一柄刀劃過，疼痛驟起，他收刀轉身，沒有給那人第二次近身的機會。

「周驍，帶人走！別回官道，出了林子再尋路。」

周驍隔著水溝喊了一聲，聲音立刻被刀劍相撞的響動蓋過，沈懷璟看見他們往南退去，這才轉向竹林深處。

人一分散，追兵也得分開，他藉著樹幹擋去一刀，聽見身後有人用京音下令，「別

傷了他的臉，死活都得認清楚！」

他本想看清說話的人，肩背忽然一陣劇痛，刀鋒從後方斜斜劈下，衣裳裂開，連握刀的手都跟著一沉。

沈懷璟順勢撞開身前的人，踉蹌衝過一叢矮竹。往前已沒有能供幾人並走的路，他只能沿著獸徑下行。

那個聲音並不全然陌生，可此刻他不能回頭。

腰間與肩背的血一直在流，林裡的光影漸漸模糊，他用刀撐住身子，聽清後頭腳步轉向別處，才挪到石後。

山下隱約傳來撥動枝葉的聲音，似乎有人走近，他想開口腳下卻一滑，整個人栽進了草裡。

鞋底黏了泥，走來比平日費力，任海音停在一塊平石上刮泥，正想再往前尋尋，忽聽上方傳來一聲悶響。

不像落石，石頭一路滾下來，總會碰上別的東西，方才那聲卻像有個重物撞進草叢裡，隨即便沒了動靜。

她握住藥鋤，往旁邊讓了半步，「有人在上頭嗎？那邊的土是鬆的，再走就要滑下來了。」

林中沒有回應，只有一枝被壓彎的細竹還在搖晃，她等了等，撥開擋路的葉子，先看見一隻手。

那隻手垂在石邊，指節沾著泥，血正沿著袖口往下淌，再往裡瞧，是個伏在草叢裡的男人。

任海音心中一緊，立刻蹲下，男人臉色白得嚇人，呼吸很輕，身後衣裳被割開一道長口，底下全是濕血。

「聽得見我說話嗎？我先看看你的傷，你別急著動。」

她才碰到他的衣袖，男人的手便往腰間探去，摸了個空，他的刀落在兩步外，半截藏在草叢中。

「刀在那裡，沒有人拿。」她放下藥鋤，讓他看清空著的手，「我上山採藥，不是來追你的。」

男人勉強睜開眼，視線越過她肩頭，停在林子深處。他沒有再去摸刀，只低聲道：

「後面……」

「後面有人？」她順著看去，枝葉擋住了上方小路，「有幾個，離得近不近？」

他的唇動了一下，沒能出聲，任海音不再問，解下背簍扯出布卷，先壓住肩背出血最厲害的地方。

他身子猛地繃緊，指尖抓進了泥裡。她也看清腰側另有一道傷，外袍上濕了巴掌大的一片。

「我知道疼，可血不能再這麼流，你若還有力氣便留著喘氣，別急著起來。」

她挪開被血浸透的衣角，一件黑沉沉的東西從鬆散的腰帶間滑落，撞在石上發出清脆的一聲。

她伸手接住，玄鐵令，拇指擦過沾泥的令面，「金吾衛」三字清晰可見，翻過背

面便是沈懷璟的名字。

靖安侯府世子，金吾衛統領沈懷璟。

這名字她知道，卻不是在海州聽來的。從前身在京城，靖安侯府的門第與聲望，她再清楚不過。

如今這位該在京中領兵的人卻隻身倒在藥娘山，連一個隨從也沒在身邊。

她把令牌放回他衣內，壓低了聲音。

「沈統領，你的令牌我收好了，這裡離山下不遠，我能去找人，可得先知道誰能幫你。」

聽見稱呼，他的眼睛重新睜開，那一瞬的目光仍很銳利，卻很快被疼痛折磨得渙散。

「別回城……有人找。」

他說完便往下沉，任海音趕緊托住他的臉側，免得口鼻壓進草叢裡。

「我不回，你先聽著，你傷得嚴重，我得替你找個能躺的地方，留在這裡不成。」

男人沒有回答，她叫了兩聲，見他尚有呼吸，才將紛亂的念頭按下去。

不能帶回榮安堂，也不能大聲呼救，追他的人敢對金吾衛統領下手，哪裡會把一間小藥鋪放在眼裡？

她朝下坡望去，透過樹縫，恰能看見舊藥寮灰暗的瓦角，那裡隔著一片竹林，離這處不算遠。

方才出門，她還嫌祖父多塞了一卷布，此刻卻只恨自己帶得不夠。

任海音先把布疊厚，暫且固定在傷處，又將背簍裡的藥草倒在麻布上，她試著扶起他的上身，才一用力男人額上便冒出冷汗。

「不行，不能這麼走。」她立即停下，「我去取塊板子，你別動，我就在下面，很快便回。」

她不知他聽見沒有，將水囊放在他手邊，提起藥鋤朝竹林下方奔去。

舊藥寮的門只剩一邊還掛在門框上，另一邊早被人卸下，擱在牆根避雨。她試了試木頭，沒有朽壞，便把門板拖了出來。

門板比想的沉，邊角磕在石上，震得虎口生疼。她咬住牙沒有鬆手，直到看見草叢裡的衣角才停下喘氣。

男人仍伏在原處，眼皮卻動了動，任海音跪到他身旁，先去摸他肩上的布，外頭已經又濕了一層。

「沈統領，你能聽見就眨一下眼，我拿了板子來，得把你挪上去，可能會很疼。」

他費力地看向她，目光在門板上停了一會兒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。

「下面……有人？」

「沒有，那是採藥人從前歇腳的屋子，已經半廢棄，路口有竹子擋著，外頭看不見裡面。」

她把麻布鋪在門板上，捲起一端，墊在傷口不會直接壓到的地方，又將他的刀檢回來，放到板旁。

「往你沒受傷的這邊挪，我扶肩下，你若能借一點力便借，不能也別硬撐，慢慢

來。」

沈懷璟看了一眼她沾血的袖子，沒有立刻動，任海音順著他的目光低頭，才明白過來。

「這不是我的血，我沒受傷，你顧好自己就成，咱們先進屋，其他的待會兒再說。」他將尚能用力的手撐在地上，等她托穩，才一點點側過身，腰側被牽動時，他呼吸驟停，指節繃得發白。

任海音沒有催，直到他重新喘過氣才接著道：「再挪一點就到了，不急，我托著。」好不容易將人安置妥當，她背上已濕了一片，方才還嫌暮春的太陽不夠熱，這會兒卻恨不得來陣風。

她用粗繩將板頭繫牢，自己走在前面彎腰拉動。每過一處凸起的石頭，便停下來把板尾挪正。

平日幾步便能走完的路，如今望著藥寮的瓦角，竟覺得遠得很，男人的呼吸一下重、一下輕，她不敢走快。

「前面有塊石頭，我得抬一下。」她先說給他聽，「不是又要搬你，很快就能過去。」

繩子勒進掌心，她抬高板頭，腳下一滑，膝蓋撞上了石沿，門板往旁邊歪去，她趕緊用腿抵住。

沈懷璟突然攥住板側，替她穩住偏斜的那一頭，這一下用力，肩背的布立刻滲出新血。

「你別抓了，我已經站穩！」她聲音一急，又連忙壓低，「聽見沒有？鬆開，我不會把你摔下去。」

他的手慢慢鬆開，額上冷汗順著鬢角滑落，唇色比先前更淡。

任海音蹲下來，把板前卡著的石塊挖開，手抖得握不牢藥鋤，她索性停下休息片刻，才重新使力。

「方才是我沒站好，不能怪你。」她喘著氣道，「剩下的路平些，我把石頭先清掉，你等一等。」

這回她不再急著拖人，先將沿途的碎石挪開，又把橫在路中的枯枝折斷，走回來時，沈懷璟仍睜著眼。

「閉著眼也沒關係，別費力看我。」她握住繩子，「若是不舒服就出聲，我聽得見。」

「妳的……膝蓋。」

她往下看了一眼，褲腳蹭破一小塊，底下有些擦傷，與他身上的血相比，實在算不上什麼。

「還能走，沒傷著骨頭，你倒看得仔細，待會兒進屋，勞你也替我看看，哪塊地不漏雨。」

那道緊盯著她的目光終於放鬆了戒備，任海音沒再說話，將繩子往掌上換了個位置，慢慢把他拉進竹林。

到藥寮門口時，她幾乎連彎腰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可抬眼看見門檻，仍得先放下繩

子，把那段鬆動的木頭抽開。

板子終於越過門口，她蹲在地上喘了好幾口氣，才回身看他，「到了，屋子破是破，好歹能遮住人，你先將就別嫌棄。」

男人眼皮微抬，看了一眼斑駁的屋梁，氣息仍舊不穩，「比石頭……好。」

任海音本來繃著一口氣，聽了竟想笑，笑意才到嘴邊，又被滿手的血壓了回去。藥寮裡比外頭暗，靠牆留著一張缺腿的木床，床面已爛了大半，只有灶旁那片地還算乾燥，任海音沒敢再折騰他，便讓門板留在那裡。

「你身上的衣裳黏著傷口得剪開，刀我不碰令牌也給你留著，你別費力護它們。」

沈懷璟望向她手中的小剪，慢慢鬆開攥著衣襟的手。「能止住血？」

「我先試，這道傷比我平日見的深，我不敢胡說能治好，可放著不管肯定不成。」

她將水囊解下，省著水洗去手上的泥，才從衣裳破口處下剪，布料牽動傷口，他的呼吸一緊，她便停下等他緩過來。

「你可以出聲，這會兒外頭沒人，咬著牙忍，不會讓它少疼一點。」

「妳聽得見……外頭？」

「聽得見鳥叫，也聽得見風吹竹子。若真有人來，我會停，總不至於在這裡大喊救命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她手上的動作仍放得很輕，直到沾血的布料慢慢鬆開，才發現傷比方才在林中看見的更長。

她頓了片刻，取出剩下的細布，重新折好。這兩年跟著祖父學的，哪一樣能用，哪一樣不能冒險，她得分清楚。

「肩上得再按一會兒，你往這邊側著。腰上的傷我也會看，不會漏掉。」

沈懷璟挪動時，冷汗落進了眼裡，他閉了閉眼，等她托穩，才將壓在身下的手移開。

她按住布，感覺底下的溫熱慢慢透上來，心裡不免發慌，聲音卻沒有慌亂。

「沈統領，跟我說句話。你方才從哪邊下來，是屋後那條山路，還是上頭竹林？」

「竹林……南邊。」

「我從南坡上來，沒看見人，你們若走散了，未必就是出了事，也可能各自找路去了。」

這句話讓他抬了抬眼，她沒有接著追問，低頭看住手裡的布，不再任意揭動。

屋外的鳥啄了兩下瓦，碎屑落到門邊，任海音的肩膀隨之一緊，看清是鳥，才鬆了半口氣。

沈懷璟低聲道：「怕就……別看門。」

「我若不看，豈不是更怕？看看也好，知道只是鳥，便不用猜是哪個人。」

他看了她一會兒，似乎想說什麼，終究沒有說，任海音怕他又昏過去，換了個話頭。

「你認得這座山嗎？它叫藥娘山，我今日是來採藥的，沒想到背簍空了，人倒多了一個。」

「妳一個人？」

「採藥又不是出門擺席，還得呼朋引伴？這邊的路我走慣了，原本半日便能回去。」她說到這裡，才想起還擱在林子裡的藥草，可這會兒不能鬆手，只好由它留在那裡。

「方才為了墊板子把藥倒了，等你好些我還得去撿，採了半日，不能白費工夫。」他的視線落在她被繩子勒紅的手上，說話時已比先前稍微連貫。

「背簍在外頭，別忘了。」

「我記著，不只背簍，拖你的繩子也得收，留在門邊，誰看不出這裡剛搬過東西？」說完，她才察覺自己的語氣太硬，可他沒有不悅，反而將原本要抬起的手放了回去。

「妳知道就好。」

任海音望了望他的臉色，見他尚能應話，手裡那片新布也不再迅速浸透，才稍微定了定神。

「知道歸知道，眼下還得先顧你，你若好好躺著，我才能騰出手把外頭收拾乾淨。」腰側的傷比肩背淺些，仍不能草率。她處理得仔細，待兩處暫且包紮妥當，額前的碎髮已全黏在了臉上。

她坐回地上，才發現膝頭的擦傷也在疼，原來方才並非不疼，只是顧不上。

「我得出去一趟，把東西拿回來。」她扶住門板邊緣站起，「你渴不渴？先替你潤潤嘴。」

他看向水囊，沒有逞強說不需要。

任海音用乾淨的布沾了點水，先擦去他唇邊乾涸的血，「慢慢來，別急著吞，這水是早晨煮好帶出門的，不是從溝裡舀的，你放心。」

他含了一點水，緩過片刻，終於能問清一句話，「姑娘怎麼稱呼？」

任海音收起水囊，沒有立刻答，男人的目光仍落在她臉上，既沒有催，也沒有官家慣有的倨傲。

「我姓任，海音。」她將字說得清楚些，「大海的海，聲音的音，你聽見就成，別急著再問些什麼。」

沈懷璟輕輕應了一聲，目光卻沒有移開。「任姑娘，今日……」

「今日的事，留待你好了再說。」她打斷得很快，「這會兒說謝，聽著怪不吉利。」她說完，覺得自己又凶了一點，便將他散開的衣襟掩好，避開了傷口。

「我不是要跟你發脾氣，你流了這麼多血，先歇著，能省一點氣力是一點。」

沈懷璟看著她，終於沒有把那句話說下去，只將眼睛慢慢閉上。

任海音在旁邊等了一會兒，確認他呼吸還算平穩，才小心站起，跨過門口時，她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。

晨間還在為兩包退貨與幾枚銅錢費心，這會兒卻連下山的路都不能隨便走，她若早知道會碰上他，大概會多帶兩卷布，還有祖父那只齊全些的藥箱。

她先去收回背簍，把散落的藥草攏進去，又順著方才拖行的路看了一遍，濕地上有一道斷斷續續的拖痕，幾處石邊還沾著血。

任海音蹲下來，將沾血的落葉拈進布裡，可泥上那道拖痕並不是抹兩下便能消失，

她越看心裡越沉。

誰若一路找到這裡，必定知道有人搬走了傷者。

她沒有把半座山翻亂，能收的先收，便趕緊折回藥寮。男人還躺在原處，聽見她進來，眼睛微微睜開。

「我回來了，背簍也拿著了。」她蹲下看他的傷，「布上暫時沒再透出血，算是件好事。」

他看著她，過了一會兒才低低問道：「外頭如何？」

「眼下沒人，可咱們過來時留了些痕跡，這裡只能先躲一躲，不能當沒事，我得再看看。」

沈懷璟想抬起身，才離開門板一點，便疼得臉色更白。

任海音伸手扶住，將他穩穩放回去，「你先別試，方才挪這一趟已很勉強，真有人來，我會叫你，現在還不到那時候。」

他停了片刻，將手移向身旁的刀。「把刀……放近些。」

她依言把刀移到他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卻沒有就此放心，真到要動刀的時候，這兩處傷哪裡還禁得起？

「我去門邊看，不走遠，若一直沒人，等你緩過來，咱們再商量怎麼找幫手。」

沈懷璟應了一聲，閉上眼睛，她這才靠著灶沿坐下，把方才用過的東西一一收好。藥草、沾血的布、剪開的衣料，都不能扔在門邊，待背簍重新收拾妥當，她才摸到那個被壓扁的炊餅。

她望了一眼門外，將餅掰開吃了兩口，鹽菜本就放得少，這會兒又冷透了，嚼起來實在沒什麼滋味。

若在家裡，弟弟必定要問她，省下的兩枚錢究竟是給誰買白紙。她會說給祖父，孩子就會搬著凳子守在她旁邊，直到她肯承認。

她將餅重新包好，低頭看看兩手，指縫裡還有洗不淨的血，勒紅的掌心也起了水泡。

出門前答應過日落前回去，眼下卻不能再作準了，她得想個法子遞話，至少別讓祖父急著上山找人。

任海音起身走到門口，正想看看從屋後繞下去的路，迎面一陣風吹得竹葉齊齊翻白。

方才尚明亮的山坡暗了些，雲從西面慢慢飄來，遮住了日光，山裡的鳥忽然成群飛起，往竹林另一邊去了。

她停住腳步，仔細聽了一會兒，終於在葉聲之間聽見馬蹄。

這裡平日多是採藥人與樵夫，很少有人騎馬上來，何況那聲音不是一匹，近了些還有男人壓低的交談。

「前頭不能騎了，馬留在這裡，你守著，別讓人從岔口過去。」

另一人似乎不大情願，聲音粗啞，「他中了那一刀，還能跑到哪兒？方才上面找不著，八成是往崖下摔了。」

「沒看見人，誰敢回去交差？你若敢現在就回，我不攔。」

說話聲頓了頓，隨後便是落地的悶響與馬兒噴氣的聲音，任海音扶住門框，慢慢把身子退了回去。

果真是追他的。

她本想回頭叫沈懷璟，嘴唇一動又忍住了，外頭還隔著竹林，她若在此時開口，反倒先替人指出地方。

「這山上有人走。」先前那道粗啞嗓音又響起，「你瞧，草是新割的，總不會都是他的腳印。」

「有人正好，攔住問，若是看見了人，叫他領路，別在這裡跟我磨蹭。」

任海音不由想起自己倒在草叢裡的那堆藥，藥撿回來了，踩亂的青草卻還在，哪裡是片刻間收拾得乾淨的？

幾個男人往林間散開，靴底踩過濕葉，聲響時斷時續，她站在屋內，能看見竹梢晃動，卻看不見人。

藥寮剩下的半扇門有一條寬縫，她緩緩移過去，想看清外頭的動靜，腳下忽然碰到一片碎瓦。

她立刻收住腳，心幾乎跳到喉頭，所幸瓦片只是擦著鞋尖，沒有翻過去。

外頭有人咳了一聲，跟著吐掉嘴裡不知什麼東西，「怎麼一股藥味？這種地方也能有藥鋪？」

「你管什麼味道，沿著路找，那邊是不是有屋頂？」

任海音屏住呼吸，往身後看去，沈懷璟仍閉著眼，刀就在手邊，肩上那片白布卻已映出淡淡的紅。

她不能再拖他走一遍。

屋後的窗只剩半截框，外頭卻是窄溝，溝邊長滿倒竹，她一個人尚且不好過，更何況帶著他。

她提起衣角，無聲地走回門板旁，先將背簍推到灶後，再把地上的水囊收進去，兩隻手明明已經很疼，此刻卻不敢慢下。

「這裡有血。」

外頭那句話落下時，她的手停在了繩結上。

「石頭旁邊，還沒乾。人往下去了，這幾道痕是拖的，有人把他弄走了！」

腳步聲立刻密了起來，先前尚隔著林子，此刻卻一道道直往藥寮逼近。

任海音轉向屋裡，目光從塌了半邊的木床掃到灶後，又落回沈懷璟身上，她必須找個能藏人的地方，不能讓他就這麼躺在門內。

門外的竹枝被人撥開，枯葉擦過牆角，發出乾澀的聲響。

她剛伸出手，一隻冷得驚人的手便握住了她。

沈懷璟不知何時睜開了眼，那雙眼裡的倦意還沒散去，握著她的手卻很穩，他看了看門口，朝她極輕地示意。

不要出聲。

下一刻，一道人影擋住了門縫裡的光。

第二章 救命錢得另外算

門外的人沒有立刻進來。

「這邊有腳印！」另一個聲音從屋後傳來，「泥還翻著，你過來瞧瞧。」

擋住門縫的影子移開，靴底擦過石階，任海音才敢喘氣，腕上的手便鬆了，沈懷璟的目光卻停在灶後。

那裡疊著幾面破竹篩，底下是儲放藥材的舊窖口，她來時只想把人安頓好，竟把這地方忘了。

窖不深，當年為了搬運藥筐，入口做成斜坡，盡頭連著墊高的存藥臺，只是如今荒廢了，也不知積沒積水。

她跪著挪過去，輕輕移開竹篩，掀起木蓋一角，底下有股霉味，藉著門口透來的光，尚能看見乾燥的臺面。

任海音回頭，指了指窖口俯到他耳邊，「我把板子往下送，你抓著邊，別讓身子滑下，疼也只能先忍著，我不能讓他們看見你。」

沈懷璟沒有勉強起身，只把沒受傷那邊的手移到板沿，她將繩子繞過灶腳，壓低門板前端慢慢鬆手，板底擦過坡面，響了一聲，兩人同時停住。

屋後的人卻正在爭論，腳步轉了回來。「這是竹根，哪來的路？血明明在前頭，你非讓我繞這麼一圈！」

任海音咬住唇，將板子送到底，俯身把他的刀遞下去，才放下木蓋，竹篩重新壓上，最上頭是她剛撿回的藥草，她來不及擦汗，便聽見有人跨過了門檻。

「妳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任海音猛地回身，膝頭撞著灶角，臉上那點驚痛倒不必裝，她抱緊竹篩，望著來人腰間沒有收起的刀，「我採藥……你們找誰？方才外頭吵，我還以為是搶東西的。」

男人沒接話，先看她的袖口，再看地上沾血的破布，「那個受傷的男人呢？別說沒見過，血都到屋裡了。」

她低頭看了眼衣袖，像是這才明白躲不過去，抱著竹篩的手稍微鬆開，「他拿刀指著我，讓我替他止血，我都照做了，他若犯了什麼事，跟我可沒干係。」

「誰問妳有沒有干係？我問人呢！」

「走了。」她朝後窗指去，「我說城在南邊，他又不肯去，問完路就從後頭出去了。」

男人朝後窗走，另一人跟著進來，先用刀鞘掀開了牆邊的舊麻袋，「他傷成那樣，還能自己走？」

「他能拿刀，就能逼我扶他，我敢不扶嗎？」她聲音發顫，「你們認得他，倒先說他是誰啊。」

那人不理她，踢開兩塊朽木，回頭看向灶邊，任海音的掌心已全是汗，卻不敢把竹篩抱得更緊。

「這裡怎麼少了塊門板？」

「拿來搬他了，人醒了，嫌底下硌得疼，我又拖到裡頭去，你若要找，灶後便是。」

她往旁邊挪了一點，露出窖口外沿。

門板確實在底下，只是板上還躺著一個人，她說這話時，連自己都能聽見心跳。男人蹲下，揪住一面竹篩，正要往上提，另一人已在後窗邊叫他。

「這邊有新折的竹子，往下是什麼地方？」

任海音立即望過去，目光卻不敢露出急躁。「石塘，下面有採藥人走的路，再過去能繞到山西邊。他問過，我就說了。」

「妳替他指的路？」

「他拿著刀，我能說不知道嗎？我連藥都沒撿完，你瞧，根都是踩斷的。」

她把篩裡的藥草撥開，底下果然沾著泥，幾莖嫩葉被揉得稀爛，男人看了看，鬆手丟下竹篩。

那是她方才為了拖人，清理窄溝旁的枯枝時留下的折痕，至於石塘的路，她沒說假話，只是沈懷璟並沒有走。

屋外忽然響起雨點，先是零落幾聲，轉眼便打得瓦片劈啪作響。

窗邊的男人罵了一句，探頭朝下望。「再不追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下頭都是石頭，得趕在他出山以前攔住。」

灶旁那人站起來，卻沒有馬上離開，他將刀往任海音腳前一指，眼神陰狠，「妳最好沒騙人，我們若回來，發現人還在這屋裡，妳就陪他一塊兒死。」

任海音往後縮了半步，竹篩撞上灶沿，藥草灑了幾株，「我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，為什麼要陪他死？你們快去找，找著便知道我沒說謊。」

那人又看了她一眼，才轉身出門，兩道腳步聲穿過竹林，漸漸被雨聲蓋住。

她站著沒有動，直到外頭有人喊了一聲，要守馬的人一同下去，她才扶住灶沿，緩緩蹲下。

竹篩就在眼前，她伸手去搬，兩根手指卻怎麼也扣不住篩邊。

「任姑娘。」底下傳來極輕的一聲。

任海音終於抓住了竹篩，她將木蓋掀開一道縫，先看見沈懷璟放在刀柄上的手，指節白得沒有血色。

「走了，眼下走了。」她壓著嗓子，「你先別動，我等一會兒再開大些。」

「妳有沒有傷著？」

她低頭看自己的膝蓋，又看掌心，喉頭那口氣這才鬆下來，「沒有，方才撞了一下，不礙事……你呢？是不是又扯著傷了？」

他沒有說沒事，反而把肩側略讓了一點，讓她看見布邊滲出的血，「有一點，刀挪開些，別讓我壓到。」

她接過刀，擱在他手邊能看見的位置，才小心進了窖口，「我去拿乾淨的布，你別再用力，方才那一下已經夠受的了。」

雨水順著破瓦滴進屋裡，一滴滴落在門前，任海音蹲在暗處，手終於不抖了，背上卻涼得厲害。

方才只差一點，那個人便會把竹篩整面提起來。

她不敢再往下想，將衣袖捲高，俯身重新查看沈懷璟的傷。

雨下密後，林間徹底暗了。

任海音沒有立即將人搬回屋裡，舊窖臺面比窖底高出一截，窖口又能透氣，雖不舒適，總比敞在門邊穩妥。

沈懷璟閉目緩過一陣，再睜眼時，見她正將最後一截細布捲好，塞回已空了大半的布包。「不夠用了？」

「乾淨的就剩這些，你肩上這道傷太深，我得添些東西，光守在這也守不出藥來。」她把他的外袍折好，墊在沒有受傷的那一側，才蹲回窖口邊，「你出京總不會一個人吧？有誰能找，長什麼模樣？先說明白，我才好想辦法。」

「副統領周驍，還有兩名親衛。」他停了停，等氣息平穩才繼續，「在林子裡走散了。」

「他們知道你往這裡來嗎？」

「未必知道，他們會找我，但不會直接進衙門報信。」

任海音聽出意思，將原本想說的話嚥了回去，「所以我也不能去，方才那些人不像尋常山賊，連你往哪裡走都先算好了。」

沈懷璟看向窖口透進來的天光，眼神沉了些，「我奉命查一件案子，不宜驚動地方，今日的事在分清來歷之前也不能交給旁人辦。」

「我不問你查什麼。」她說得很快，「我只要知道，怎樣才能找到肯幫你的人。」他將周驍的身形相貌簡單說了，又補了一句，「認人不能只憑相貌，妳見到疑似的人也先別帶來，問他最後一次換馬是在何處。」

「他若答得對，我再回來跟你說？」

「嗯，只是別為這個進城尋人，先顧妳原本要辦的事。」

任海音想了想，將水囊挪近他的手，「我得給家裡傳話，我祖父還等著我回去，我若連話也沒有，他一定會上山找。」

「妳家裡只有祖父？」

「還有個弟弟才十歲，他若跟著來，別說幫忙，不嚇哭我就謝天謝地了。」

說完她又覺得不公平，弟弟其實比許多孩子懂事，只是眼前這些事，本就不該讓他碰。

「我去下面的岔口看看，有個常來買藥的樵夫今日要送柴進城，興許還遇得著。」

沈懷璟的視線移到她袖上的血，任海音跟著看去，不待他開口，已把外衫解了下來。

「這件得留著，不能穿去見人，我背簍裡有罩衣，採藥時擋刺用的，套上便好。」她動作俐落，顯然不是臨時才想起。

「任姑娘，妳祖父若問，別說這只是小傷。」沈懷璟沒有再叮囑，只在她拿起藥鋤時叫住她。

她手上一頓，回過頭來，「我知道瞞不過，他看我討什麼藥便知道輕重，我也沒打算拿小傷騙他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他聲音低了些，「請他把妳要用的東西備齊，別為省藥耽誤。」

任海音看著空布包，嘴角終於動了一下，「你放心，該用的我不省，只是這筆錢，往後得有人認帳。」

「我認。」

答得這樣快，倒讓她準備好的後半句說沒說出口，她將藥鋤別好，順手把門邊的碎瓦踢到牆根，「好，你自己說的，我回來以前別試著起身，水就在手邊，不必伸長手去拿。」

她取了包藥的紙，用冷炭寫下缺的物品，又寫明兩處傷勢。

沈懷璟看著她將紙折好，才把手移到水囊旁，「路上當心。」

任海音應了一聲，將斗笠壓低，走進雨裡，沈懷璟聽著她的腳步遠去，直到再也分不清，才閉上了眼。

山腳的柴棚還亮著火，任海音走近時，楊伯正把浸濕的繩子擰乾，看見她，他連忙招手，「這時候才下來？妳祖父說妳只走南坡，我還以為妳早回去了，來，先躲躲雨。」

她沒進棚裡，只在簷下停住，將一張折好的藥單遞過去，「楊伯，您進城時能替我跑一趟榮安堂嗎？我碰著一個傷患，今晚得留在藥寮。」

「傷得重不重？我這裡有扁擔，等我把柴放下，跟妳去抬，總好過睡那間破屋。」

「他挪不動，得先養著，我寫了要用的東西，勞您帶給祖父，再替我捎句話。」

楊伯把藥單放進乾燥的內袋，見她罩衣底下還露著一截沾血的袖邊，不免擔心，

「妳沒傷著吧？這滿身的泥，別是救人時自己也摔了，反而不敢回家。」

「只是蹭破點皮，不要緊，您告訴祖父，我明早到這裡取東西，請他別冒雨上山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他可不擔心？我見著他就直說，到時他要怎麼辦，妳可別怪我。」

任海音沒有央求他隱瞞，只把斗笠上的水抹了抹，「您照實說就好，我若能回去，早回去了，不留在這裡陪著，人怕是真要出事。」

楊伯歎了口氣，從柴棚角落拿起一只小陶罐，又包了些乾燥的引火物，「這個先拿著，省得摸黑找，罐裡的米熬稀點，夠妳吃兩頓，明日我再替妳捎東西。」

她接過來，摸了摸袖袋，楊伯已先把手揮開，「米錢回頭再算，妳祖父給我看腿，也沒追到家裡討，快去，別把傷患丟太久。」

天擦黑時，藥單送到了榮安堂。

任老爺子看完，便取下壁上的藥箱。

任海川扒著櫃沿，踮起腳去看那些緊密的小字，「姊姊沒寫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寫了，等人能移動就回。」老人把紙往旁邊挪，「去拿乾淨的舊布，別拿你那件破衣裳充數。」

楊伯站在門邊甩去斗笠上的雨水，見老人換了外出的鞋，連忙勸道：「山路滑，您今晚可別上去。」

「刀傷不是鬧著玩的，她要這些東西，人就傷得不輕，我得去看過才放心。」

「這兩裡走山路，您若摔了，姑娘可得照料兩個，我明早上去，您有什麼話一併交給我。」

老人望著門外，手仍扶在藥箱上，過了片刻，他終究坐回櫃後，抽出一張紙，「告訴她，血若還止不住，或人越來越糊塗，就得設法求援，不能只守在旁邊等。」

「我記下了，您寫給她，免得我少說一句，姑娘聽岔了。」

任海川抱著布跑出來，又從懷裡掏出幾枚銅錢放到藥箱旁，「祖父，把這個也給姊姊，她出門只買了一個餅，現在肯定餓了。」

老人看著那幾枚被握得溫熱的銅錢，伸手替孫兒擦去袖上的灰，「山裡哪有地方買餅？去把米袋拿來，她罩衣不擋寒氣，乾衣也得添一套。」

任海川答應得很快，跑了兩步，又回頭望向門外，「楊伯，您見著她，就說我把藥全收好了，一點雨也沒淋著，讓她不用惦記。」

藥寮的灶火點起時，沈懷璟已醒了一會兒。

窖口的木蓋敞著，任海音把陶罐放上灶，灶煙順著破煙道往外走，雨還在下，屋裡終於不那麼冷了。

她先摸了摸他的手，又看過傷處，才把濕透的罩衣搭遠些，「口信送出去了，明早有人帶藥來，我借了點米，晚些能吃熱的，不用啃冷餅。」

「妳自己吃了沒有？」

「吃過半個，剩下的先擱著，我看這罐子不大，怕咱們兩個分，誰都分不著幾口。」

沈懷璟望了眼窖口外晃動的火光，沒問她從哪裡生出的火，也沒嫌屋裡煙氣重，

「先給妳自己盛碗，妳忙了一日，空著肚子，夜裡未必撐得住。」

「我會吃，你也得吃，先說好，米是借來的，不是天上掉的，也得記在帳上。」

「一併記。」

她聽見這三個字，終於有力氣笑了一下，「你連多少都不問，就不怕我開個你付不出的價？山裡沒旁人，誰也不能替你作證。」

「妳若只為錢，方才便不用擋在灶前。」

任海音手裡攪粥的竹片停了下，過了一會兒才重新動起來，「也未必，他們拿著刀，看著就不像會付錢，你雖然眼下麻煩些，總還有個衙門可找。」

「找金吾衛討帳？」

「有什麼不成？你不在，我便問哪個人管發俸銀，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總不至於賴我。」

沈懷璟略抬了抬嘴角，隨即便因肩背的疼痛停下，任海音見狀也收住了話。

她把熬好的粥放涼些，用僅有的一個碗餵他吃過，便坐在灶邊吃自己的，雨打屋瓦，偶爾有一兩滴濺到鞋尖。

吃到一半，窖裡傳來他的聲音，「剛才那兩個人，說話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？」

她將碗放下，仔細想了一回，「先進來那個說得快，後頭那個嗓子粗，一直催著走，他們都不大像海州人。」

「可有叫出誰的名字？」

「沒有，他們怕回去交不了差才找得這麼緊，那個嗓子粗的倒像認定你已經死了。」沈懷璟沉默了一會兒，手指慢慢鬆開，任海音看著他，沒有追問那些人究竟替誰辦事。

「你方才不是說周副統領也在找你？明日添了藥，我就有工夫想想怎麼留話。」

「不急在今晚。」他抬眼看她，「灶裡還有火，妳把濕鞋烘一烘，坐下歇著。」她低頭才發現鞋面仍往外滲水，忙的時候不覺得，一停下來，腳趾竟凍得有些發木。

「那你若疼得厲害就叫我，別當我已經累了，想著忍忍便過去，這事不能省。」

「好。」

這回他沒有再多說，任海音把鞋挪近灶旁，耳朵卻一直留意窖裡的聲息，連粥也沒能慢慢吃完。

同一場雨也落在海州城裡。

周驍換了身搬貨人的短衣，進了城西的貨棧，兩名親衛已在後院等著，一個手臂纏著布，另一個剛從街上回來。

門一掩上，他先問的是當舖，「那頭有沒有動靜？掌櫃可還照常出入？」

「午前還在櫃上，東西沒挪走，也沒見有人來贖，只是對街多了兩個生面孔。」周驍將濕透的腰帶解下，裹刀放進草蓆裡，「先別碰他們，大人交代過，盯住東西從哪裡來，不是拿了便算交差。」

「可大人還沒找著，咱們只有三個人……」

「所以更不能亂。」周驍指向受傷的親衛，「你留城裡，按原定的法子盯梢，另一路，我去查。」

剛回來的親衛把聲音壓得更低，「幾家客店都問過，沒有重傷的客人，不過，已有人搶在咱們前頭，四處問肩背帶刀傷的男人。」

「穿官服還是常服？」

「常服，說是家中護院走失，還許了賞錢，傷在哪裡說得一點不差。」

周驍眉間一沉，他們原先只顧著找人，這才發現城裡也有人等著。

「大人若知道有人守著，便不會進城，明日從南坡找起，先看山徑，別一頭紮進鋪子問。」

「我跟你去，只是今日那夥人究竟什麼來歷？咱們沒打旗號，他們怎會認得？」

「不只認得，他們連斷車擺哪裡、溝對面留幾個人都算過，不是臨時起意。」

周驍攤開從衣內取出的路圖，用一粒豆子壓住伏擊處，「回這條溝找，他們忙著追人，應該來不及收拾乾淨，或許能找出一點來歷。」

「屍首恐怕已被收走，咱們退時，我看見有人往溝裡拖。」

「雨這麼大，溝水漲得快，未必能收乾淨，若還有一具，就不算白走。」

受傷的親衛看了看他的手，虎口裂著，剛換上的短衣也已透出一點血色，「您也歇一歇，我去買吃的，回來把傷裹好，明早還得走山路。」

周驍這才坐下，將路圖重新折妥，「分開買，別三個人一齊出去，有人問起，只

說等貨，不認識什麼受傷的護院。」

門再次掩上，院裡只剩雨聲，周驍將路圖移近油燈，重新看向南坡那幾道岔路。

夜裡，任海音醒了幾回。

有時是因雨落得太急，有時是聽到沈懷璟換氣比先前重，她每回都過去看看，待確認傷處沒有再大出血，才縮回灶旁。

將近天亮時，她才睡沉，再睜眼，先聽見的不是雨，而是竹葉上水滴落的聲音。沈懷璟仍醒著，見她坐起，低聲道：「雨停了有一陣，外頭沒聽見人。」

「你一直沒睡？」

「睡過，傷口疼，醒了便順道聽著，不算妳一個人守夜。」

她揉了揉眼角，過去查看他的臉色，「這可不能長久，你得養傷，我也不能整晚不睡，今日得挪出空來，各自好好歇一回。」

「妳先去取藥，回來再說，我的傷還沒到離了人一刻就不成的地步。」

「那也得讓我看過。」她沒有停手，仔細查看包紮處，「還好，比昨晚乾淨些。」直到他喝了水，她才收好背簍下山，楊伯果然已在柴棚等著，腳旁多了一個用油布裹好的籃子。

「姑娘，妳祖父差點連夜上山，我好說歹說才攔住，妳今日可得給他準話。」任海音先看祖父的信，讀到叮囑的幾處，神色也認真起來。

「血量比昨日少些，人也清醒，夜裡沒有發熱，您替我照實回。」

「這幾句我記得，還有，他說傷口若不對，就得想法子請人，不能靠幾包藥硬拖。」

「我懂，今日我多看幾回，晚些再遞話，需要他來，我不會瞞著，逞這個強有什麼用？」

楊伯聽了才放心，將籃子交給她，又從袖裡取出一小包碎米，「這是妳弟弟後來追出來添的，說他上回挑米，這些也能吃，讓妳別嫌。」

任海音接過，指尖摸到布包外一個歪歪斜斜的結，忍不住笑了，「他該不是把留著餵雞的也包來了？我明明分了兩袋，他一急，什麼都往裡塞。」

「妳祖父看過，能吃，放心吧，別站著了，東西送到，我也得回去報平安。」

任海音向楊伯道謝，轉身回了山上。

晌午前，雲稍稍散了，日光從破窗落進藥寮。

換過藥，任海音將沾血的布收妥，又照祖父的叮囑仔細看了一遍，肩背的傷依然嚴重，所幸沒再像昨日那樣不停滲血。

「少說得歇幾日，不能再抬手用刀。」她將外袍替他墊穩，「你若想下山，眼下也只能想了想了。」

沈懷璟沒有再試著坐起，只把手留在身側，「那就等周驍，讓人拿軟兜來，比妳一個人拖門板穩妥。」

「你也知道不穩妥？」她抬眼瞥他，「昨日那段坡，我今天再看，都想不通怎麼拉下來的。」

「妳把路上的石頭搬得很乾淨。」

「那是摔過才記得，我若早些想明白，你也不用多流那麼些血，白費一卷布。」

「任姑娘，沒那卷布，我未必能活到現在。」他說得平實，沒有刻意放軟聲音。任海音蹲在他身旁，原本還有話，到了嘴邊卻慢了些，「那就好好養傷，我搬都搬回來了，總不能最後還得跟祖父說，藥用了，人沒留住。」

他看著她，過了片刻才應道：「等我能動，一同把門板放回去。」

她起身去灶邊添水，沒再往下接話，只是走到窗口，摸著被太陽曬暖的窗框，心裡終於不像昨夜那樣慌了。

籃子裡除了藥，還有米、鹽、幾件舊衣，連寫藥方的筆墨也備了。任海音把祖父列的用藥單收在一旁，另拿了一張包藥的紙。

沈懷璟聽見翻動紙張，目光移過去，「又要寫信回家？」

「列帳，祖父把買價都寫來了，省得我算少回去對不上，還得自己墊上。」

他望向那張紙，只見字寫得端整，與她袖口沾的泥全不相稱。

她寫了幾行，眉頭卻慢慢擰起，「不對，布不該算這麼多，有一半還乾淨，往後不一定用得完，不能先全算你頭上。」

「未用的先記在旁邊，最後一併核對。」

「這倒省事。」她依言劃了兩行，隨後將紙側拿過去，「藥、布、米，這幾樣你先確認。」

沈懷璟看了一遍，指尖停在最後一行下方，「這裡為什麼空著？」

「那是救命錢，跟藥錢兩回事，救命該算多少，我還沒想好，不能胡亂往上填。」

「妳往常沒收過？」

「我往常也沒從半山上拖過金吾衛統領，這種活計，哪個藥鋪掛牌標過價？」

她答得理直氣壯，倒讓沈懷璟眼裡有了點笑意，「那等下山，妳想好了再填。」

「還有那塊門板，邊角拖裂了，得修。」她往紙上添了一筆，「不是咱們的，更不能弄壞就走。」

「這筆我認，只是任姑娘，妳把自己的手傷漏了。」

任海音低頭，才發現掌上的水泡已磨破一個，昨日只覺得疼，今日寫字時反而有些使不上力。

「這個不用記，擦點藥就好，你的傷重成這樣，我再拿這個算錢也太像占便宜了。」

「我不是讓妳算錢。」他看了眼她未洗乾淨的手，「是讓妳也擦藥。」

任海音一時沒接上話，手裡的筆懸著，墨慢慢聚成了一滴，她趕緊移開，仍在紙角落下一點黑。

沈懷璟看見了，卻沒有笑她，「帳可以晚些寫，這兩日我想賴也走不了。」

「你這話倒是真的。」她把筆擱下，捧了水來，「我洗手你看著灶，粥若撲出來就叫我。」

「我在這裡看不見鍋。」

「聞得見總行吧？米不多，若糊了，咱們晌午便只能多喝幾碗水，假裝已經吃飽。」

他應了，果然沒有再問別的，她洗過手，替掌心和膝頭擦好藥，才重新把紙拿起

來。

那滴墨正好落在空白的末行，看著像已收了一枚黑乎乎的钱。

她忍不住對著紙笑了，將它攤在灶旁乾燥的磚面上。

窖裡的人聽見偏頭望來。「這麼快就想好價錢了？」

「還沒有，我在想這帳單若讓我弟弟瞧見，他一定先問，這麼大的墨點要不要也算進去。」

「墨也是花錢買的？」

「他那幾枚買紙的錢存了好些日子，自然捨不得，祖父教他寫字，他都要先在沙盤上練。」

沈懷璟看向旁邊的筆墨，沒有立刻接話。

任海音將筆尖重新蘸濕，把紙上幾個數字寫清楚，「不過，他說等字寫好了，就替祖父抄藥方，省得祖父看完診還得對著燈眯眼睛。」

「他也學認藥？」

「學，學得可起勁，如今認得幾味，就站在藥櫃旁等人問，沒人問他還有點失望。」

「妳不讓他開抽屜？」

「他得踩凳子才搆得著，我怕他摔，讓他先管底下兩排，他嫌少，我可不敢答應多的。」

話音才落，一股米香便從灶上漫出來。

沈懷璟還未提醒，她已轉過身，拿起布包住罐柄，「好險沒糊，沈大人，今日這頓算我做成了，你可別等吃完又說不如京裡的。」

「我沒說過。」

「先講好，免得你待會兒才想起來嫌，這裡既沒有肉，也沒有菜，就一罐粥，沒別的可換。」

「有人把我從石坡拖回來，還肯給口熱食，我已經不挑了。」

任海音端著碗回到窖口，蹲下時特地避開擦傷的膝蓋，她看了看他，語氣比方才緩和了一些，「那就多吃兩口，吃得下夜裡也睡得好些，等你的人找來，總不能還是昨日那副模樣。」

日光照著藥寮半面牆，風吹進來，已不帶昨夜的濕冷，她將粥吹涼，等他慢慢嚥下，才又舀起一匙。

那張帳單留在灶旁，藥錢清楚，布錢清楚，最末一行卻始終空著。

午後，任海音把潮了的衣裳攤到窗邊，又在屋旁採了幾株能用的草藥，她沒走遠，抬頭便看得見藥寮的瓦角。

回屋時，沈懷璟正側身倚著折好的外袍，借一點天光看她留下的空白紙。

「紙筆還要用嗎？借我一會兒，我記幾個地方，免得睡過又記岔。」

「你說，我寫，字若歪了不能嫌，我這隻手今天也不大聽使喚。」

他報了幾處地名，從換馬的驛站到遇伏的岔路都說得清楚，直到林中傳來的那道噪音，他卻停住了。

「還有呢？」她等了一會兒，抬起眼來。

「有個聲音像聽過，一時想不起在哪裡聽過，先不寫，沒認清的人不能記上。」任海音將紙摺好，放到他衣內，與玄鐵令摺在一起，「那先歇著，祖父說人一累，原本記得的也會忘，等睡好了，說不定就想起來了。」

「妳也該睡一會兒，這裡已經能聽得見山路的動靜，有人過來我叫妳。」她朝門口看去，沒有立即答應，沈懷璟順著她的目光望了望，又把話說得更清楚。「我不出去也不起身，若需要有人幫忙還得叫妳，妳不必怕我又把傷口扯開。」任海音這才把空籃子翻過來，墊在乾衣下，「那我先睡，等你睏了換你，夜裡也這麼輪著，總好過兩個人都熬不住。」她在灶旁坐下，背靠著牆，原想只閉眼片刻，卻很快睡沉，沈懷璟把視線移向門口，沒再翻那張紙。

傍晚，周驍在山南的舊水磨旁找到了被雨水沖下來的屍首，人卡在斷木與石縫之間，臉朝下，半邊衣裳泡在水裡。

親衛伏在岸上看過，回頭壓低聲音，「是昨日那夥人的衣裳，我下去您拉住繩子，別讓他再往下漂。」

兩人費力將屍首拖上岸，先挪進荒草遮住的牆後。

周驍擦去死者臉上的泥，動作忽然停住，「我見過這個人。」

親衛蹲到另一側，先解開死者的刀鞘，他沒找到官軍的印記，倒從腰帶內抽出一枚小銅牌，「這是什麼？沒有名字，只有一個缺口，像是跟另一半合用的。」

周驍接過翻到背面，指腹擦過那道不起眼的舊暗記。

傳案查辦時，這種銅牌曾從傅家的外院搜出，用來讓私下跑腿的人進出，不必每回留下姓名。

「傅府的東西。」他將牌面轉給親衛看，「記得查封時收出的那一匣子嗎？刻法相同。」

親衛的臉色立刻變了，「傅家？閻老已經伏法，底下的人散了，誰還能調得動這麼多人？」

周驍沒急著回答，重新看向死者，這人的眉尾有一道舊疤，他曾在傅府門前見過，

「他跟的是傅長州，傳案發時，府裡的人說他隨傅長州在外，一直沒回京。」

「所以不是傅家散出去的舊僕，碰巧被旁人收用了？」

「先看還有什麼，別只憑一枚舊牌就下定論。」

親衛將腰帶內層翻開，摸到一包薄薄的油紙，紙包封得緊，裡頭是一張摺小的領銀憑帖。

周驍藉著將暗的天色展開，目光先落在日期上。

昨日。

帖上列著這一行人領過的銀數，另有事成後再付的餘銀，末尾壓了一枚小印，旁邊還有手押。

「長州。」親衛低低念出那兩個字，又抬頭看周驍，「他竟讓人帶著這個？不怕

落在咱們手裡？」

「替他賣命的人也怕收不到銀子，他如今已是朝廷緝犯，未必還在乎多添一樁罪，只想買到肯動手的人。」

周驍將憑帖貼近眼前，細看那一筆手押，查傳案時，他看過傅長州留下的銀錢文書，連收尾的習慣都相同。

「先收好，回去還得核對，死者身上別的東西也一併帶走，不能只取這張領銀憑帖。」

親衛照辦，收起腰牌時仍忍不住問道：「他是回來替傅家報仇的？」

「眼下還不能斷定，他知道大人出京，又把人手放在海州路上，我們得弄清楚他到底知道多少。」

水從斷木間流過，天色已快暗透，周驍把油紙包放進貼身內袋，站起身來，「明日一早，去查城裡這幾日雇人的地方，也問問，有沒有替大批外鄉人送過飯。」

「您呢？」

「我沿南坡找大人，傅長州的人已在城裡問傷患，不能讓他們先找著。」

親衛牽來馬，周驍上馬前又回頭看了一眼，昨日圍殺他們的人，如今只剩一具無人收的屍身，懷裡卻揣著尚未領到的銀錢憑帖。

那筆餘銀旁邊，還有一行小字——

驗明沈懷璟首級，付清。

第三章 九鳳朝珠簪

第三日清早，暮春的薄霧還罩著藥寮，任海音便聽見有人在竹林裡問路。

那人問的是舊藥寮。

她手裡的藥杵停在半空，先望向窖口，沈懷璟已睜開眼睛，沒有急著摸刀，只抬手示意她聽清楚。

「不是昨日那幾個。」她輕聲道，「嗓音不一樣，可找的地方一樣。」

沈懷璟聽了一會兒，眼神微微變了，「像是周驍，妳別急著帶進來，照先前說的問。」

任海音將藥杵放下，沒有立刻出去，「你還沒告訴我，最後換馬的地方叫什麼，我問得出，總得知道他答得對不對。」

「柳河驛。」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換下的是一匹跛了左前蹄的黑馬。」

她記住了，將木蓋虛掩，拿起背簍走出門，竹林下方站著兩個人，一個是背柴的樵夫，另一個穿短衣腰背卻挺得很直。

樵夫只說不清楚便沿岔路走了。

短衣男人轉過頭看見任海音，目光先落在她背簍裡的藥草上，「姑娘，請問上頭可是採藥人歇腳的地方？」

「有間破屋。」她停在幾步外，「你找人，還是找地方避霧？」

那人朝屋頂望了一眼，沒有往前，「找人，一位姓沈的公子，前日與我們走散，身上有傷。」

任海音扶著背簍的手收緊了些，臉上卻沒露出喜色，「傷在哪裡？」

「肩背，還有腰側，我姓周，是他的隨從。」

昨日那夥人也知道傷在何處，這幾句不能作準。

「你們打哪裡來？他最後一次換馬，是在哪個驛站？」她看著眼前人，問得像隨口搭話。

男人原本緊繃的神情忽然鬆了些許，卻沒有搶著問她人在哪裡，「柳河驛，那匹黑馬左前蹄有傷，換馬時是我替他卸的鞍。」

任海音對上了答案，仍指了指路旁的大石，「你在這裡等，我去問一聲，沒叫你先別過來。」

「姑娘，他還好嗎？」周驍終於忍不住往前一步，又立即停下。

「醒著，也能說話。」她看見他眼下的青色，語氣緩了些，「你先等著，我很快便回。」

她回屋把問答說了一遍，沈懷璟聽完扶在板沿的手才慢慢放鬆。「是他，請他進來。」

周驍跨進門時，先看見灶、破床和攤在磚上的藥草，竟沒找著人，任海音把竹篩移開，朝窖口一指，他的臉色立刻變了。

「大人！」

「聲音小些。」沈懷璟望著他，「人還活著，不必喊得滿山都知道。」

周驍俯身下去，見他連起身都難，話到了嘴邊先咬緊了牙。

「屬下來遲，昨日找到水磨那頭，入夜才折回，竟沒想到您在這邊。」

「另外兩人呢？」

「都活著，一個傷了手臂還能做事，留在了城裡，另一個在山口等候。」

任海音站在窖口外，聽見三個人都沒有折損，心裡也跟著放鬆了些。

「你的虎口裏過藥沒有？」沈懷璟看著周驍的手。

「裹了，不妨礙，大人，先別顧我，您這傷……」

「有人照料，比留在林子裡好得多。」他轉向任海音，「多虧這位任姑娘。」

周驍退上窖口，鄭重拱手。

任海音趕緊扶住他差點碰到灶角的手肘，「先別行禮，地方小碰翻藥罐就白熬了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有事請你幫忙。」

「姑娘儘管吩咐。」

「我祖父懂得比我多，得請他來看看，只是他上了年紀，山路又滑，勞你找人接一程。」

周驍立即應下，沒有嫌她把自己當跑腿的人使喚。「藥鋪叫什麼？人接來以前，可有什麼要先備的？」

「榮安堂，在南街，他知道我留在山上，藥也是他送來的，你報我的名字就成。」

她將祖父交代的幾樣東西寫在紙上，遞出去前又低聲補了一句，「別在街上說刀傷，昨日也有人找他，你們知道吧？」

周驍接紙的動作一頓，抬眼看她，「知道，姑娘放心，我會先把附近看過再去接人，不讓人跟到這裡。」

任海音這才讓開。

周驍出去交代等在山口的親衛，折返時衣襟裡多了一只裹得仔細的油紙包。

任海音提著水罐出去後，周驍才把油紙攤在乾燥的板角，先將那張領銀憑帖放到沈懷璟眼前。

「昨日找到一具屍首，是跟著傅長州的舊僕，銅牌與憑帖都在他身上。」

沈懷璟看清末尾的小字，眼神冷了下來。「難怪有人吩咐別傷了我的臉。」

周驍驀地抬頭，「您也聽見了？」

「在竹林裡，沒看見人，那嗓音有些耳熟，當時來不及細想。」他示意周驍將憑帖挪近些，仔細看過日期與手押，「字與印都像，還得找人核對，傅長州自己未必露面，不能只守著昨日那條路找。」

「屬下明白，只是他父親已因假傳先帝詔書伏法，他再回來殺人，難道還能替傅家翻案？」

「不能翻案，不妨礙他想殺我。」沈懷璟說完，視線重新落在那枚小印上，「我不明白的是他怎麼知道我出京，又怎麼知道該在哪裡攔截。」

周驍將銅牌翻過來，放在憑帖旁。「沿途的客舍，我問過兩家，都說先前有人打聽京裡來的武官，只是未曾提您的名字。」

「在我們到以前？」

「是，第一家還以為有人等著送貨，問我要不要留話，我沒應。」

沈懷璟沉吟片刻，沒有急著把這幾句話當作答案。

「問過不只一人，便不是拿著我的行程守候，把打聽的日子對清楚，別全混在一起算。」

「城門與商路也查？」周驍問道，「傅家在宮裡的人已經清過，屬下原先還以為……」

「先看證據再說，別因為接的是密旨，就認定消息一定從宮裡出去。」沈懷璟說了這許多話，氣息已比方才重，周驍收起憑帖，起身想去叫任海音，卻被他攔住，

「我歇一會兒就好，城裡那件事，還有誰在看著？」

「留在貨鋪的人照原定的辦法查，沒動那件東西，也沒驚動掌櫃。」

「兩頭都不能斷，把貨鋪的落腳處分開，別讓找傷患的人一路找到查當舖的人。」

周驍記下，目光又掃過窖裡狹窄的地方，「屬下尋間偏僻些的屋子，請人把您抬下去，這裡連床也沒有，如何養得好？」

「等大夫看過再議，任姑娘說還不能移動，昨日只挪了一回，便又出了血。」

提到流血，周驍的嘴抿得更緊了。

沈懷璟卻朝窖口看去，聲音放低了些，「她本來只是上山採藥，附近若留了可疑的人，先清楚去向，別讓人找到她家。」

「我會查，榮安堂也會先看過，不讓姑娘平白受牽連。」

門外恰好響起腳步，任海音端著水回來，看見周驍已收起東西，便將一只粗碗遞給他，「你也喝一口，早飯吃過了沒有？若沒吃，籃子裡還有餅。」

周驍接過碗，才發現自己從清早找到現在竟連水也沒喝，「多謝姑娘，銀錢帶著，

妳這幾日用了多少，先算給我。」

「帳在灶旁，你看得懂就先看，不是樣樣都用完，不能一包送來全按一包收銀兩。」他拿起那張有墨漬的紙，看見末尾，神情稍微一頓。

任海音正給沈懷璟遞水，抬眼便看見了，「怎麼，那一行不能寫？」

「不是。」周驍趕緊放下紙，「姑娘救命的恩情，自然不能只算幾包藥。」

沈懷璟就著她扶穩的碗喝了一點，才淡淡插話，「別替我抬價，她還沒想好，你這樣說倒像催她多填一些。」

任海音險些把水晃出來，趕緊收穩手，「原來沈大人也會講價？昨日答應得這麼快，我還以為你從來不看帳單。」

「看，所以知道最後一行還空著，還備註不能以身相許。」

周驍端著碗，一時竟不知道該不該接話，他跟隨多年，還沒見過主子傷成這樣，卻與人爭論一張藥錢單。

任海音看出他的為難，先把話收了。「別當真，我逗他的，你先吃餅，等我祖父來了，有你出力的地方，不會讓你閒著。」

周驍應了一聲，將帳單平平整整壓回原處。

沈懷璟看著她把碗放下，眼裡那點冷意也暫時淡了。

午後霧散，任老爺子由親衛扶著上山，才跨進藥寮便先尋孫女，「人呢？信裡只肯寫傷患，自己的膝蓋受傷還得妳楊伯告訴我。」

任海音接過藥箱，順手扶住祖父，「擦過藥了，走路也不疼，您先看他的，我這點傷還不值您翻藥箱。」

「小傷就不是傷？」老人瞪她一眼，又看向灶後，「怎麼讓人住到底下去了？」她領祖父走近，將經過簡單說明，沒有把追兵搜屋的事省去，「昨日實在沒處藏，好在底下乾燥，這會兒有人守著，您看能不能挪出來？」

任老爺子聽完，先看了看守在門外的人，才轉向沈懷璟，「先別忙著挪，聽得清我說話嗎？昨夜吃了多少，有沒有吐出來？」

沈懷璟一一回答，沒有拿還好敷衍。

老人看過傷處，眉頭皺得更深，「前日到現在，除了那兩回搬動，還有沒有勉強起身？」

「沒有，任姑娘不讓，我也確實使不上力。」

「她這句說得對，眼下血止住了，不等於裡頭長好了，更不等於能拿刀。」

任海音在旁遞布，聽見祖父最後那句，目光不由往刀上瞟。

沈懷璟看見了，索性讓周驍收去，「有人守著，暫且用不上。」

「也不是叫你丟了。」老人沒再多問，「先養住這口氣，傷勢若惡化住哪裡都不成。」

等重新安置好，周驍與親衛把門板平穩抬出窖口，墊在靠牆的低架上。

任海音扶著祖父退到一旁，等他們放穩才鬆開手。

沈懷璟的額角全是汗，傷口卻沒有立刻透出新血。

老人坐在旁邊等了一會兒，才將藥單添了幾筆，「今日先這樣，明日讓人回來說一聲他的狀況，過幾日我再來看，能不能下山，到時才有準話。」

周驍將乾淨的水遞上，問得謹慎，「老人家，城裡另尋間屋子，可比這裡合宜些？」

「乾淨、不潮，能讓人安靜躺著，自然合宜，可你們若要躲人，新租的屋子不惹眼？」

任海音聽出祖父的意思，抬眼望過去。

老人把筆放下，又問她，「家裡西邊的屋子，床板前月是不是才換過？」

「換過，也曬乾了，可是祖父，不能只因為咱們有屋子，便把人往家裡帶。」

「所以我才問。」老人轉向周驍，「你們得先把外頭安頓好，家裡還有個小的，禁不起嚇。」

沈懷璟望著老人，認真答道：「這是自然，若還有人盯著，就不進府上，不讓您冒這個險。」

周驍也把近處的安排說清楚，沒有隨口保證萬無一失，「姑娘家裡已看過，暫未發現有人蹲守，這幾日我們會再查，也找一條穩妥的下山路。等人能動，我們再商量住哪裡，眼下請您治傷，旁的事不勞老人家出面。」

任老爺子聽他說得有分寸，便點了頭，低頭收拾藥箱。「我不懂你們的事，也不亂打聽，既讓我看了，便照我的話休養，別白費我孫女的工夫。」

回去以前，老人又叫任海音出來，把一包乾衣塞給她，「海川替妳挑的，硬說這件袖子窄，做事不會掉下來，他在家等著，妳自己寫兩句。」

任海音接過，見包布裡還夾著一張練字紙，上面只寫了「平安」兩個字，筆畫重得幾乎透紙。

她摸了摸紙角，抬頭問祖父，「他昨夜睡得好嗎？」

「起來問了兩回，不是怕鬼，是怕妳不回去，沒人管他，反倒不知道該幹什麼。」

「那我寫給他，今日替您篩藥，明日把沙盤搬出去曬，事情排好了，看他還有沒有空瞎想。」

老人望著她終於露出了笑，沒有再責備，只叮囑她也得休息，「這裡多了幫手，不必樣樣自己來，妳若累壞，我這把老骨頭可沒本事把妳也背下去。」

「我知道，午飯都已不是我做了。」她往門內望了一眼，「就是粥煮得稍濃，還得添點水。」

門裡的周驍聽見，端著罐子站在灶前，一時頗為尷尬。

沈懷璟靠在墊好的衣物上，替他接了話，「好歹煮熟了，任姑娘，再給他一次機會，別今天就把人退回來。」

三日後，任老爺子再上山，看過沈懷璟的傷，才准他們備好兜架下山。

那日天色微陰，山路已乾了大半，任海音走在前頭，把窄處先看清楚，周驍與親衛抬得很慢，遇到轉折寧可停下來換手。

沈懷璟一路沒有催，直到山腳看見騾車，才向任海音問道：「妳的背簍呢？」

「楊伯替我帶回去了。」她抹了抹額角，「你先顧好自己，我不會把吃飯的東西丟在山裡。」

「我是怕沒人替妳拿。」

「如今這麼多人，哪還會漏下一只籬？你那塊門板也修好了，放回原處，一樣沒欠。」

周驍在旁試了試車內墊褥，接過話，「姑娘特地留了修木板的錢，楊伯說會找人把門鉸也補上，不會只修板子。」

任海音低頭攏好車簾，語氣輕快了些，「也算沒白借人家的地方，往後再有人上山遇雨，至少能把門關緊，不必一晚上聽風灌進來。」

沈懷璟望了一眼遠處已看不清的瓦角，才讓周驍扶著安置妥當。

上車前，任海音把祖父的藥箱放在車尾，確認沒有東西會倒下來，才朝周驍問道：

「城裡呢？」

「去過榮安堂兩回，沒發現尾巴，前頭有人先走，若路口不對，會在進巷以前攔住我們。」

「那屋子外頭的門也能看見？」

「能，兩邊都走過，這幾日我留在附近，有事過來不必穿大街。」

她聽完才上車，在沈懷璟腳邊的窄凳坐下，手裡扶著藥箱。「你進了門，便是外地來看藥材的客人，姓沈，身子不舒服，順道讓祖父照料幾日。」

沈懷璟略偏過臉，避開車簾縫隙裡的光。

「周驍把貨票備好了，車後的藥材也確實是要送進鋪子的，不是空拿個名目。」

「那些得另外點清楚，別跟我們原有的混了。」她說到這裡，忍不住瞥他一眼。

「不過你也別急著冒充行家，我弟弟最近很愛考人，分不清藥，就推說是管事採買的。」

「他若連管事也考呢？」

任海音看向外頭的周驍，沒忍住笑，「那就勞周管事認兩味，認不全也別逞強亂答，他回頭會捧著藥來問我。」

周驍扶住車轅，答得十分認真，「姑娘教哪兩味，我便先記哪兩味。」

這下連沈懷璟也笑了，那點笑意很淡，沒牽動傷口，任海音卻看得清楚，原來他不板著臉時也沒那麼難親近。

她將視線轉回藥箱，先把鬆了的繩頭繫好。

騾車走得慢，過石橋時尤其小心，到了南街，賣豆花的木梆聲先鑽進車裡，接著便是街坊招呼開門的動靜。

任海音探頭看了一眼，終於看見自家的招牌，任海川早等在後巷，望見她下車，張嘴就要叫。

她連忙抬手，孩子把那一聲硬吞了回去，跑近時才小聲喊道：「姊！」

「輕些，病人還在車上。」她摸了摸他攥住自己袖子的手，「我回來了，你先放開。」

任海川看見她指側的傷，手指立即鬆了，眼圈卻慢慢紅起來。

「祖父說妳的手磨破了，還說沒事，我想上山他不讓，說我去了只會添亂。」

「你把藥曬好就是幫忙，你不是還留了字給我，我帶回來了，沒弄丟。」

她從衣內拿出摺好的紙，只展開一角給他看。

孩子抿緊的嘴這才鬆了些，趕緊跑去把後門全打開，「床也鋪好了，祖父說不要鋪太厚，我把那只矮桌搬開，屋裡好走路。」

任老爺子跟著進門，聽見這句朝孫女道：「他來回搬了三遍，怕擋著人，一早就沒坐下。」

「難怪你眼底也青了。」任海音把弟弟拉到旁邊，「先讓他們進去，等安頓好，我陪你吃飯。」

沈懷璟被扶進西屋，安放在床上時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屋子不大，牆面乾淨，窗下留著一條能讓人轉身的通道。

任海川站在門邊看了半晌，直到周驍退開，才遲疑地問：「你就是那位沈客人？」

「我姓沈。」沈懷璟看著他，「屋子是你收拾的？多謝。」

「姊姊也會睡這裡嗎？」

周驍正收兜架，手上差點一滑。

任海音把弟弟拉回自己身邊，先問清楚，「你怎麼會這樣想？我自己的屋子好好的，為什麼要睡這裡？」

「祖父說妳在山上守了好幾夜。」孩子看著她，「人都回來了，妳是不是還得守著？」

任海音心頭軟了些，蹲下去替他扯歪的衣袖展平。「不必整夜守，周管事也在，你先替祖父洗手吃飯的水備好，我一會兒就過來。」

任海川還有些不放心的，又看向沈懷璟。

床上的人會意，將話接得很順，「我有事會叫周管事，不會只叫你姊姊，她這幾日也沒歇好，該睡一覺。」

孩子這才答應，走到門邊，又回過頭補上一句，「你若白日要喝水，也能叫我，我在後院篩藥，聽得見。」

等他跑遠，任海音站起身，見沈懷璟還望著門口，莫名有點不好意思。「他不是不肯讓你住，只是這幾日沒見我，心裡急，什麼都問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沈懷璟看向她手裡那張紙，「字寫得很用力，可見是盼著妳平安回來。」

她低頭將紙摺好，聲音輕了些，「他平日連墨也不肯多蘸，這兩個字怕是把筆尖壓壞了，祖父又捨不得罵。」

「妳也捨不得。」

任海音望著他，想反駁，又覺得實在騙不了人，「等他下一回把糖屑掉進藥篩，我還是會罵，這兩件事不能混在一起算。」

沈懷璟眼裡有了笑，沒再拆穿她，窗外傳來孩子搬水盆的聲音，隔著一道牆，也能聽見任老爺子叮囑慢些。

午後，榮安堂來了幾個客人，任海音又站回熟悉的藥櫃後。

隔壁街的五嬸來取早就配好的藥，見她回來，先問山裡冷不冷，話才說了兩句，便往後院探頭，「聽說妳帶回個外地藥客？是不是來買藥材的？咱們海音總算要做大生意了。」

「還沒談的事，您先別替我數銀子。」任海音將藥包遞出去，「您的拿好了，別又壓在菜籃底下。」

「我替妳高興還不成？妳祖父守了這些年也該享享福，不必什麼都自己動手。」任老爺子正端著茶坐下，聽見這話便笑了，「我才多坐了一會兒，就有人替我安排享福，她能少上兩回山，我便謝天謝地。」

「祖父，您今日也上山了。」任海音把找回的銅錢放在藥包旁，「五嬸，您替我評理。」

「妳喊我評理可得先想清楚。」五嬸接過錢，「我年紀大，總站妳祖父這邊。」任海川在後院聽見笑聲，也探進頭來。

任海音朝他招手，將車上送來的藥交給他兩包。「先放西屋窗下，別拆開，紙上都有名字，我等會兒過去點，少一包都得重新找。」

孩子抱著藥走了，五嬸這才收回往後院看的眼神。「真是來看貨的呀？那妳忙我不擋著，下回來，我還要問妳生意談得如何。」

送走客人，任海音才鬆一口氣。

祖父端著茶，悠悠朝她道：「街坊關心，妳往後得習慣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只是還沒賺到錢便先問怎麼花，我實在答不上來。」

老人笑著把她趕去後院，自己留在櫃前。

任海音進西屋時，弟弟正趴在窗下的小桌前，指著貨票上的字問沈懷璟，「這裡寫的不是價錢嗎？怎麼下頭還有一個？」

「上頭是每包的價，下頭是把幾包加起來。」沈懷璟慢慢說完，「先看清楚寫的是什麼，再算。」

任海音在門邊停住，沒急著出聲。

孩子拿指頭逐個數，數完才發現姊姊來了，「姊，他看得懂，我沒有拿藥考他，是紙上這個字我不認得。」

「知道了，沒說你故意為難人。」她走到桌邊，「祖父那裡得有人幫忙，你先去前頭。」

任海川捨不得那張貨票，又看了一眼才往外走。

她等弟弟出了門，將兩包藥挪到旁邊。「你才回來，別因為他講太久的話，他問起來沒個完，你若句句都答，他明日還要來。」

「不妨事，我只說了幾句。」沈懷璟看著她，「他問我，既然來買藥，怎麼不自己起來挑。」

「他哪知道你傷得多重。」任海音往門外望去，「我得跟他說清楚，不能吵著讓

你下床。」

「不用，他已想好法子，說把藥搬過來就是。」沈懷璟眼裡有了笑，「連我的活也替我安排了。」

「我只讓他送兩包，他倒順道當上管事。」她將藥挪到桌邊，「那你怎麼答？」

「我說等妳來，他便老實坐著了，看來任家真正能管事的，還是妳。」

「你別當著祖父說，他若聽見，明日便把什麼都推給我，自己坐在旁邊喝茶。」沈懷璟看她說得認真，也不再故意逗她，「那就算我說錯，還有一事，這把刀不能留在海川看得見的地方，得另尋個櫃子收著。」

任海音望向床旁裹好的布包，立即明白，抱起來放進門邊的高櫃。「令牌你自己收好，刀先放這裡，他平日搆不著，也不會來翻。」

「多謝，若還有不合宜的地方也請妳直說，我初來，怕給家裡添麻煩。」

「你肯聽祖父的話，就少一半麻煩。」她瞥了眼他的傷，「真有事現在就說，省得我出去再折回。」

沈懷璟看向桌上的藥包，停了一會兒才道：「窗邊那兩包，外紙有點濕，先別疊在一起。」

她低頭一摸，果然是車尾濺進的水，藥沒濕，只是若整日這麼疊著，裡頭也難保不受潮。

「這句倒有用。」她將藥包分開，「不是說不懂藥，怎麼這個看得出來？」

「不懂藥，也知道濕紙不能裹著貨。」他望著她，「妳方才不是讓我有事便說？」任海音終於笑了，拿乾紙替換。「好，沈客人，這兩包算你看住的，待會兒周管事回來，我會告訴他，你沒白學著做買賣。」

她換好外紙，把名字重新寫上。

沈懷璟看著她執筆的手，比在山裡時穩了些，「海川方才說，妳回來以前，這屋子是放藥匾的？」

「是，順手堆在這裡，你別聽他說收拾了三遍，地早掃過，不是臨時把你塞進雜物間。」

「我不是問這個，替我騰出屋子，妳們曬藥的地方可還夠？」

「夠，移到東邊去了，家裡小，有時要挪來挪去，可只要別亂放，我找東西從來不慢。」

他記住了，沒有再謝個不停。

任海音將用剩的紙疊妥，臨走前把弟弟方才挪偏的小桌拉回原位，「我去前頭，有事叫我，若是海川又來問貨，就說還沒點清楚，讓他晚些再來。」

沈懷璟看著她出去，過了片刻，目光才從門口移回窗下，藥匾留下的圓痕還在牆邊，桌上卻已分門別類，沒有一包藥放亂。

掌燈時，周驍從外頭回來，任海音剛替沈懷璟換過藥，見他進門便端走水盆，到前頭陪弟弟吃飯。

等門掩上，周驍才從懷裡取出摺好的紙。「當舖那件東西還在，沒有再轉出去，打聽的人問過價，掌櫃不肯賣，說還沒到死當的日子。」

「典當的人查得如何？」

「留下的姓名還沒對上，住處也得再核對，我沒讓人直接上門，免得掌櫃回頭通氣。」

沈懷璟示意他坐，不必站著回話，「先查清楚他是真的不認得人還是替人遮掩，傅長州那邊呢？」

「沿途只要由京裡來、像武官模樣的，都有人問去處。」周驍把客棧問來的話又說了一遍，才接著道：「這樣看，未必有人把密旨洩出去。」

「他們先守著路，再從行止認人，比拿著我的行程設伏更說得通。」沈懷璟停了停，目光落在燈邊。「京城城門那一段，另送信請人查，眼下的線索不在宮中，別捨近求遠。」

「是，只是不知傅長州為何偏盯海州，除了尋您報仇難道還有別的事？」

「所以當舖也要盯緊，今日這兩條線未必是分開的。」

周驍沒有再問傅長州，反而看向床邊那只收著玄鐵令的布袋。「大人，出京時您只說尋回宮中舊物，需看它從何處流出，究竟是誰用過的？」

沈懷璟朝掩著的門看了一眼，外頭只聽得見前堂收碗的聲音，「曹皇貴妃。」

周驍背脊稍直了些。「十五年前，在海州回京途中遇著山崩的那位？」

「正是，陛下准她回曹家省親，連尚在襁褓中的小公主也破例一同去了。」

「那場山崩，護駕的人幾乎全埋了，屬下聽說，皇貴妃與小公主一直沒找著。」

「沒有找到能確認身分的遺骸，有人說是葬在更深處，也有人說也許是被路過的人救走了。」沈懷璟的聲音比方才緩了些，「這十五年，陛下沒停過尋人，哪怕只有一句傳聞也要派人去問。」

周驍低頭想了一回，再開口時，語氣也變了，「所以這次不是單為了接回一件首飾。」

「那是她出宮時帶著的愛物，從未入過別人的手，如今卻在海州出現。」

「那母女倆莫非真還在人世？」

「還不能這樣說，也可能是旁人拾得，藏了多年才拿出來，得查過才能回報。」

沈懷璟想起離京前的召見，那日皇帝反覆問過簪子從何處出現，末了卻只問他，能不能帶回一點人的消息。

滿殿侍從站得很遠，那一刻，殿上的人比平日老了許多。

周驍見他不語，沒有催，等他回過神才道：「若人還活著，何以十五年都不曾回京？」

「這也是要查的事，先找到誰把簪子拿去典當，不能見著一件舊物，就把推測全當真。」

「屬下明白，皇貴妃出宮時，身邊可還有別的信物？」

「有些首飾樣式留在內造局的舊冊裡，日後可以核對，目前出現的只有這一支。」

他略微調整靠枕的位置，避開肩背的傷，才把話說完整，「九鳳朝珠簪。九鳳合

圍一顆珠，鳳尾與簪身相連，陛下親自說過它的樣子。」

窗外，任海音正抱著收下來的乾布，聽見那個名字，腳步停在了廊柱旁。

她原本只是來收白日晾的東西，連燈也沒有帶，屋裡的說話聲不大，可隔著近在身旁的窗，那幾句她都聽得清楚。

周驍又問：「首飾如此精細，當舖怎會認不出來歷？」

「認得金珠，不見得認得主人，也可能明知有異仍想吞下這筆買賣。」

任海音沒有再往下聽，抱著乾布的手卻越收越緊。

九隻鳳鳥圍著一顆珠，她見過。

當時她還一隻隻數過，鳳尾順著簪身收攏，最外側一隻鳳鳥微微側首，羽上的紋路細得要對著光才看得清。

那不是尋常藥鋪人家會有的首飾，她曾在京城住過，知道什麼樣的東西不該隨便拿給人看，所以只問過祖父一次。

祖父說，是父母留下的，讓她仔細收好。

她收了，也曾猜過來歷，可那時沒有旁的憑據，日子照樣要過，她便將東西留在了舊木箱裡。

如今，沈懷璟說那是曹皇貴妃出宮時帶走的愛物。

任海音往後退了一步，先把乾布放回隔壁的架上，再走回自己的屋子，她沒有出聲，連前堂的弟弟叫她看字，也只答了句稍候。

門門扣上，任海音才點起燈。

牆邊的舊木箱仍放在原處，上頭疊著幾件不常穿的衣裳，她將衣裳移開蹲下來，把箱蓋慢慢掀起。

「應當還在的。」她低聲對自己說，手卻已伸向箱底，簪子是她親手收進去的，連包簪的絹巾折了幾層她都記得。

夾層的木片掀開，底下露出一方褪色的舊絹巾。

任海音伸手去取，指尖碰到的卻不是熟悉的堅硬簪身，那方絹巾軟軟塌下，輕得讓她心裡一沉。

她將絹巾攤開，又把夾層摸了一遍，隨後連箱裡的衣物也一件件抱出來放在膝旁。

那道原本藏著簪子的木槽空空的，連一顆散落的珠子也沒有。

任海音捏著舊絹巾，忽然想起榮安堂先前遭過的那場竊案，當時點過櫃上的錢，也點過丟掉的藥材，卻沒有人去看她箱底的夾層。

她望著那個空槽，手心慢慢涼了。

沈懷璟從京城一路尋來的九鳳朝珠簪，竟早已不在她手裡。